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九靈山房集卷五

元戴良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長洲縣丞楊君去思碑

國家置縣令以治其縣事丞者令之貳所以述縣事而輔令者也是故輔之無缺則一縣蒙其福毫髮有閒則百里爲之不寧矣丞之設豈虛也哉長洲爲吳大縣按其圖乃泰伯仲雍過化之地其土疆沃美碩大有江湖川澤原隰之富其植物豐茂繁暢有黍稌秬秠之饒其俗有樹藝商賈之利則丞是縣宜乎其

益重矣然自國初縣始置吏于今幾百年而爲之丞
能以智慮措諸事德澤施于人豈可以一二數哉顧
無語言以宣之文字以達之而智慮之見諸事功者
不得以久著德澤之浹乎人心者或至于遺忘得非
記載之缺文而士民之遺恨乎乃者錢塘龍井寺僧
子元以爲泰州楊君之爲丞是縣也政治廉明他縣
吏所不及今以年老改調留之旣不得則退而圖所
以昭永久者以余方執筆從諸公後來請紀述其事
以慰縣人去思之情余以不知讓子元則告吾僚友

陳子經氏子經來言曰昔崔恩立爲藍田丞僅以破崖岸而爲之陳南仲爲武功丞僅以簡靖輔之昌黎韓子河東柳子猶爲之作文誇美以傳示後來今君之政固不在二人下而子元之請之也固宜余于是有不得而終辭者矣今相國之治吳也以便宜擢君于戎行方佐治崑山施于有政決羣疑于片語而細民之服之也深集庶務于移刻而長守之倚之也重其來而處斯職也剔奸戢暴植善翼良上不畏乎強禦下不聽乎私謁惟知執法以奉公竭勞以盡職時

當藩翰事殷用兵未息東南民力乃多在于吳郡吳郡所需乃多出于長洲長洲爲縣名之曰都者計每歲出田賦上送于官者約有五十餘萬君之未至也每以疲弊之貧民配之兼井之大家都鄙之間常紛然不安而民病甚矣及君之來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差之家悉準其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均齊方正較若畫一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康矣邇者大發民開白茅河所在縣邑騷動而君嚴立法程俾貧者出其

力富者輸其財爲之芟舍資糧屨酒截醫藥以勞
徠之而居者無艱瘁之虞行者無寒餓之厄是以功
成而民不知擾此其爲治之大略也君以某年某月
某日上任以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歲月與眾人
同其所著見獨章章如是亦難矣哉于是吳之士大
夫與夫在邑在野之民以及外教之流咸以君之去
爲可惜願得伐石琢辭述其去後之思而余則以子
元之請特爲次第其言采其歌誦而載之其詞曰
於維我國惠綏黎蒸旣設之令復佐之丞維吳有縣

甲是南土維是楊丞民之父母丞之未至孰父母余
我民俛俛莫寧其居丞來撫之乃遂食息卒不追呼
吏不隳突民有征徭豐儉倍蓰丞來均之大小具宜
民有力役我是用瘁丞來舒之如舟斯濟丞之視民
如鑑之明善良顯跡奸宄遁形丞之守已如水之潔
出無文車居不華稅匹夫匹婦感慕靡忘豆羹必祝
斲之壽康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獲保室家皆丞之錫
老者日亡壯者日衰我丞之澤民得以知載歌載謠
託之貞石於千百年紀此成績

蔡履菴畫像贊

有倬蔡君實聰實懿佚佚而貞婉婉而智以聖賢爲
學而伊傅是期以法令爲師而風雲自致得君子之
時有霸王之器旣高步於省垣復秉忠于師紀借籌
乎帷幄之密贊化于經綸之始乃駕仁而策勇乃翼
忠而羽義粹然圭璋之見屹然山嶽之峙信邦家之
老成儼士林之綏履圖而肖之萬一窺其涯際矣

道衡禪師平公畫像贊

觀道于衡其道躍躍謂衡卽道其道斯邈士之有身

猶物之衡具此靈光道以是生道以是生而身非道
爲道寫身豈如來教緊道衡公身短而豐道衡視之
幻化是同既同幻化惟道靡壞孰謂道衡丹青可畫

汪一誠字箴并序

嚴陵汪先生嘗筮日宿賓冠其子復而字之曰一誠
請余製詞以箴之於皇上帝降衷羣生相厥攸初孰
匪是誠誠斯無妄一而不二其體渾然乃聖之至氣
或內室欲仍外証是誠日消爲愚爲庸嘻彼愚庸亦
克由聖卒間霄淵妄爲之病惟賢善學必復其初其

初旣復斯聖之徒伊汪氏子命名曰復字以一誠聖
學是勗咨是汪生受性則靈聞詩聞禮復自過庭今
旣加巾製詞訂義可以冠裳媿厥名字欲求免愧宜
愼是思思而克誠聖豈遠而

退思齋銘

天有闕石以補之君有過惟賢是裨裨之曷以我退
而思思則斯得不思何爲嗚呼君之過兮我知我之
過兮正者其誰出入是齋兮鑒此銘詩

山泉說

余讀易至山下出泉蒙曰嗟夫泉者水之始達而蒙則君子之所以養其德焉者也余友天台葛君名蒙而自署其號曰山泉是殆以君子之學自勉耶君曰願吾子之教之也余復之曰亦嘗曠觀于海乎磅礴而洶湧汪洋而震蕩放乎太空掉乎無垠浩浩然洋洋然被萬里莫之端倪畢萬古莫之終始何其深且廣也然卽其源視之則濫觴于崑崙經始于岷山然後衝底柱下龍門轉巫峽率百川以委輸焉海乎海乎其所以致夫深且廣者非山之泉乎雖然方其混

混淆漏未知其所出也苟或窒其源而遏其流使無以遂其達之之性雖欲自致乎大荒之溟渤海之尾不可得矣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也乎學者之欲至于聖賢猶泉之求達夫海也不以聖賢自處而學之者是窒其源而遏其流也窒之遏之則泛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爲眾人者幾希此養蒙之訓所以爲學者之先務也人生而幼其于辨事接物之際雖蒙而未達然天所命以聖賢其人者固以具於純一無僞之本然矣苟不矜其所得而慢于學則

其至于聖賢也孰得而禦之哉然求所以至之道
焉尤非有得于養者不能也是故詩書六藝所以養
其心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所以養其耳目
手足祭祀鄉射養老之禮又所以養其恭敬之心以
爲不如是則其不至于聖賢者不可以罪吾之德也
夫聖人者人倫之至也余自是知自聖人以及於眾
人皆有此德也聖人至而眾人勿至也求至焉賢者
之事也然亦養之于蒙而後可也故曰君子以果行
育德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君性睿而質美則所得

于天者厚矣又能偲偲乎以講學爲職業其于山泉之義庶幾哉因廣其說以爲贈

投知己書

正月間辱示厚意戰掉悚慄若無所容嗟乎僕生五十有餘年矣雖足跡不出乎吳越交游不及乎卿相而往來於士大夫間亦多矣泛泛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詩文相親愛不啻如親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無事時未嘗不慷慨激發期刎頸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關卽變顏反目遽然相背負有

矣或攘臂而擠之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至于望望然若不識知不肯出一語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者則滔滔皆是也于斯之時而能以道始終不以時而去就不以利而厚薄考之言行而無二窺之度量而不見其畦畛者惟閣下一人而已朋友道絕僕乃幸遭逢于閣下寧不爲之感荷也乎乖隔之餘每欲致一書以陳此情語短意長將發復止僕自念方當窮深極密與時世不相接雖閣下之我愛亦無從款曲以道其離別之思故不得不有言以告僕受質甚愚下

于書不能多讀讀亦不能記憶凡其艱苦而僅得者
不過用以資于文與詩而于古聖賢人之道則固
未之有聞也以故心志不明暗於事幾見夷不能履
見險不能避踉蹌顛頓爲士類羞若夫妄言妄行不
顧是非同于狂惑喪心者之所爲則誠有不敢知我
信我乃不爲流言之所移嗟乎世豈復有如閣下者
乎世之如閣下者旣少則彼之造事以誦我攘臂以
擠我尙何恃而不懼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亦在乎反
躬自省擇夷而履之望險而避之一舉一動皆由于